

馬克思著

王學文
何錫麟
王石巍譯

價值價格與利潤

新中國書局發行

馬列文庫之三

價值價格與利潤

馬克思
著
王學文
何錫麟
王石巍
譯

目次

目次	次
引言	一
一 生產與工資	四
二 生產、工資與利潤	八
三 工資與通貨	二二
四 供給與需要	二七
五 工資與價格	三〇
六 價值與勞動	三四
七 勞動力	四六
八 剩餘價值底生產	五一
九 勞動底價值	五五

一〇	利潤是由商品按照它的價值出賣而取得的·····	五
一一	剩餘價值所分解成的各部分·····	六
一二	利潤、工資與價格底一般關係·····	七
一三	企圖工資增加或抵抗工資下降底要例·····	六
一四	資本和勞動間的鬭爭及其結果·····	七

價值、價格與利潤*

引言

公民諸君，在我入主題之先，請允許我說幾句預先的聲明。

歐洲大陸現在流行着一種同盟罷工底真正流行病和一種增加工資的普遍的呼聲。這個問題將要在我們的大會中提出。你們是國際聯合會底首領，對於這個極重要的問題應當有確定的意見。講到我個人，我以為就是冒着會使你們很不耐煩的危險，而深入這個問題，仍是我的義務。

還有我須預先聲明的話，是關於威斯頓先生的。威氏知道好些意見是極不爲工人階級所喜歡的，而他^也不獨已經向你們提出，並且已經公然擁護它們，以爲這是有益於工人階級的。這樣道德上的勇氣之表現我們大家必須深致敬意。我這篇文章雖

然詞句笨拙，然我希望威氏於本篇終結時，將發見我對於他的論綱骨子裏所含在我認爲正確的觀念，表示同意，但就他的論綱現在的形式講，我不能不認爲在理論上是虛僞而在實行上是危險的。

我現在就進行當面的事。

* 這篇作品是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第一國際總評議會 (General Council) 的兩次會議中所作的一篇演說。茲將引起他作這篇報告的情形簡述如下：

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四日的總評議會會議上，威斯頓 (Johns Weston，總評議會中的一個評議員，同時是一個英國工人的代表) 提議要總評議會討論下列問題：

『一、工人階級社會的和物質的前途，能否因工資增加得到一般的改善？』
『二、職工會努力爭取工資增加，是否對其他產業部門發生有害的影響？』

威斯頓宣稱他要對第一問題作否定的回答，對第二問題作肯定的回答。

威斯頓底報告是在評議會五月二日和二十日的會議上報告和討論的。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像下面這樣又談到這回事：

『今天晚上，』馬克思信裏寫，『國際開一次特別會議。一位很好的老朋友，一個老歐文主義者 (Owenite) 威斯頓——一個木匠——提出了兩個提案，現正不斷地在 Beehive 報紙上辯護：(一) 他提議說，工資率普遍地提高不能給與工人以任何好處；(二) 他提議說，因此……職工會是有害的。如果這兩個在我們團體中只有他一個人相信的提案被通過了，那末，在這兒的職工會問題上，在現正盛行於歐洲大陸的罷工傳染病問題上，我們便都要陷於無以自解的境地……。當然，大家希望我作一篇答辯。所以我應該』

認真準備好今晚的答覆才對；但我以為繼續寫我底「資本論」更要緊些，因此只有依靠臨時答辯了。

「當然，我預先已經知道他底兩個主要論點乃是：（一）勞動的工資決定商品的價值，（二）如果資本家今天不付四先令而付五先令，明天他們就要把他們底商品賣五先令不賣四先令（因需要增加了，所以能那樣做）。

「這種見解雖愚，因為它只看到最膚淺的表面，但要想向那些絲毫不瞭解這些問題的人去解釋與這些問題有關的一切，依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你不能把一部政治經濟學壓縮在一點鐘內講完的。但我們將要盡最大的力量去做」。

在五月二十日的會議上，威斯頓底觀點被馬克思批評得體無完膚，同時，一個英國職工會出席總評議會的代表懷萊爾（Wheeler），也發言反對威斯頓。馬克思並沒有自限於『臨時答辯』，而進行作了一篇反對報告。中央評議會（Central Council）會議中，有人提議把馬克思和威斯頓的報告都付印發表。關於這一層，馬克思在六月二十四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像這樣寫道：

「對於威斯頓所提關於工資普遍增加的影響等等那個問題，我已經在中央評議會上宣讀了一種文件，要印出來，篇幅也許要佔兩張印書紙。第一部分是回答威斯頓底瞎說的；第二部分是一種理論的解釋，在與當時情況適宜的原則下盡量解釋了。

『現在大家想拿這篇東西付印』。

但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拿這作品付印發行。它是在恩格斯死後從馬克思底文件中找到，由馬克思底女兒伊琳諾·愛弗林（Eleanor Aveling）予以出版的。

——編輯部註

一 生產與工資

威斯頓 (Weston) 氏的論據，在實際上是基於兩個前提的：第一、國民生產額是一種固定的東西，像數學家所說的，是一種不變的量或數；第二、實際工資額——這就是說，以工資所能够購買商品底分量來測定的工資額——是一種固定的額，是一種不變的數。

威氏第一種論斷，顯然是錯誤的。年年歲歲，你們將可以看出生產底價值和分量增加，國民勞動的生產力增加，而用以流通這種增加着的生產所必須之貨幣額繼續變化不止。在一年底年終是如此，逐年彼此相較是如此，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也是如此。國民生產底數量是繼續變化的。它不是一種不變的數，而是一種可變的數；就是不計人口底變動，它必定還是如此的，因為資本的積蓄和勞動底生產力是繼續變化不止的。如果一般的工資率今天增加起來了，不論這種增加將來的結果如

何，但它自身不即刻使生產額發生變化，這完全是真實的。它第一步要從現狀向前演進。但是在工資增加之前，如果國民生產是可變的，不是固定的，那末，在工資增加之後，這種生產也將繼續是可變的，不是固定的。

現在假定國民生產額是不變的，不是可變的。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中，我們的朋友威斯頓所認為邏輯上的結論的東西，仍是一種臆斷。如果我有一定數，假定爲八，這個數目絕對的限度並不阻止它的各部分相對的限度之變化。如果利潤爲六，工資爲二，工資可以增加至六，利潤可以減少至二，而全額仍然是八。照這樣看起來，固定的生產額決不能證明工資額也是固定的。我們的朋友威斯頓怎樣證明這種固定性呢？不過強斷而已。

即令承認他的論斷，但是這種論斷對於兩方面都可適用而他只向一方面推論。如果工資底額是一種不變的數，那末，它就不能增加，也就不能減少。如果工人強使工資暫時地增加的行爲是愚蠢的，那末，資本家強使工資暫時地低落的行爲也是一樣愚蠢的。我們的朋友威斯頓並不否認工人在某種狀況下能够強使工資增加的事實，但是工資額既然是固定的，跟着必定發生一種反動。在他方面，威氏又知道

資本家能够強使工資低落，並且事實上在繼續強制地這樣做。依照工資不變的原則，在這種情形之下，應當和前面的情形一樣發生一種反動。所以工人對於減少工資的企圖或行爲予以抵抗是一種正當的行爲；所以他們力促工資的增加，也是一種正當的行爲，因爲每種抵抗工資下降的反動，就是一種增加工資的行動，所以就是依照威氏自己的工資不變底原則，工人在某種狀況之下，也應當聯合，爲增加工資而鬪爭。

如果他否認這種結論，他就必須放棄這種結論所自出的前提。他不應該說工資額是一種不變的量，他應該說工資額雖不能夠增加，並且必不可增加，但每當資本家願意減少工資額時，這種工資額便能夠下降，並且必定下降。如果資本家願意以番薯而不以肉類、以燕麥而不以小麥來養你們，你們必須承認他的意志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法則，並且必須服從它。如果一國的工資率高於別一國，例如美國高於英國，你們必須以美國資本家和英國資本家的意志不同去解釋這種工資率的不同，這種方法確實不獨使經濟現象的研究很簡便，並且使其他一切現象的研究很簡便。

但是即令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還可以問美國資本家底意志爲什麼不同於英國

資本家底意志呢？你們答覆這種問題時，必定要超出意志的範圍以外。或者有人說上帝願意法國是這樣，願意英國是那樣。如果我叫他來解釋這種意志二元性的時候，他或將厚顏答道：上帝願意在法國有一種意志，在英國另有一種意志。但是我們的朋友。威·斯頓確實不能作這樣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論斷人。

資本家的意志確實在於盡他的能力多取。我們所要做的事不是談論他的意志，而是考察他的力量，他那種力量底限度和那些限度底性質。

二 生產、工資與利潤

威斯頓氏向我們宣讀的演說詞可以縮短起來。

他的一切推理總括如下：如果工人階級強迫資本階級以貨幣工資形式付出的是五先令不是四先令，資本家就以商品形式回報以值四先令的東西不是值五先令的東西。在工資增加之前，工人階級費四先令所買的東西，現在一定要支付五先令。爲什麼有這種情形呢？資本家爲什麼只以四先令的東西回報五先令呢？因爲工資額是固定的。但是工資額爲什麼定爲值四先令的商品呢？它爲什麼不定爲三先令、二先令或其他數目呢？如果工資額底限度是由一種經濟的法則決定的，和資本家及工人底意志都無關係，那末，威斯頓氏所當做的第一件事是要陳述這種法則，並且證明它，其次。威氏還應當證明，在每個一定的時期中。實際支付的工資額是完全和那種必然的工資額相符而不差離的。反之，如果工資額之一定的限度是靠著資本家單

單的意志或他的貧慾限度，那末，這就是一種任意的限度。這種限度並沒有什麼必然。這種限度既是可以順着資本家的意志變更的，所以也是可以逆着他的意志變更的。

威斯頓氏要解釋他的學說，便告訴你們，說：一個碗盛着一定量的湯汁，由若干人分食時，調羹底寬度增加，並不能產出湯汁量的增加。我覺得這個例證太為愚拙了。這個例證使我有點想起亞格利泊 (Asrippa) 所用的一個比喻。當羅馬的平民起而反抗羅馬的貴族之際，這位貴族亞格利泊告訴他們，說貴族這個肚子是養活政治體內平民這個四肢的。亞格利泊却不能表明用食物填滿一個人的肚子可以養活別個人的四肢。至於威斯頓氏方面，他已經忘記工人從其中吃飯的碗是充滿了國民勞動底全部生產物，而妨礙他們從碗中取出較多食物的，既不在乎碗底狹小，又不在于內容底缺乏，只是因他們的調羹太小了。

用什麼方法資本家能以值四先令的東西償付五個先令呢？由於抬高他所出售的商品之價格。現在，商品價格底提高，和更常見的商品價格底變動，以及商品價格的自身，是僅僅由資本家的意志而定的麼？還是相反地須有某種情形對於這種意志

發生影響呢？如果不是這樣，那市場價格底起跌不斷的變動。便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了。

我們假定勞動生產力使用的資本和勞動或額，數藉以估計生產物價值的貨幣價值都沒有起什麼變化，不過工資率有了一種變化，那末，工資底增加怎麼能影響於商品底價格呢？就只僅是由於影響這些商品底需要和供給上的實際比例。

就全體而論，工人階級把它的所得用在並且必須用在必需品上，這完全是真確的。所以工資率普遍的增加，一定發生必需品底需要增加，因而便發生必需品市場價格底增加。生產這些必需品的資本家，一定以抬高他們商品底市場價格去補償那增加的工資。但是那些不生產必需品的資本家將怎樣呢？你們不要以為他們是少數。你們如果想國民生產物底三分之二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耗——一個衆議院底議員，近來說那只有七分之一的入口——，你們就知道國民生產物中何等大的部分必須生產爲奢侈品或用以交換奢侈品，你們並且就知道各種必需品中何等大的額數一定是浪費於豢養僕役、馬、貓等等上面。我們從經驗上知道這種浪費，因必需品價格底增加時常要受很大的限制的。

但是那些不生產必需品的資本家之地位怎樣呢？他們不能因工資普遍的增加致利潤率下降，遂把他們的商品價格抬高起來，藉以補償損失，因為這些商品底需要不能增多。他們的所得要減少，但是他們還要從這種業已減少的所得中支付更多的去買和從前同一類數底高價必需品。但還不止此。他們的所得既然減少，他們用於奢侈品的也少，因此他們對於彼此的商品之相互的需要也要減少。他們的商品價格因需要底減少就要下降。所以在這些產業部門中，利潤率就要下降；而這下降並不只與工資率普遍增加成單比例，而且與工資率普遍增加、必須品價格上升和奢侈品價格下降等成複比例。

投在各項不同的產業部門中的資本，其利潤率上的這種差別有什麼結果呢？顯然地，這個結果，就是每當平均利潤率由於任何原因在各種不同的生產部門中發生差異的時候所要發生的。資本和勞動一定將由獲利較少的部門轉入獲利更多的部門，而這種轉移的過程，一定將繼續下去，一直等到某一項產業底供給已經加多到和增加的需要相等，別項產業底供給已經下降到和減少的需要相等，然後停止進行。這種變化完畢之時，一般的利潤率在各項不同的部門中一定又相等了。這種紛亂的情

形，原來不過是起於各樣商品底需要和供給比例上之變動，那末，它的原因既然消滅，它的結果也要消滅，而各種價格也要回復到從前的水平線和平衡了。因工資上升而利潤率下降之事不限於某幾項產業部門，會變成一種普遍的現象。依我們的假設，勞動生產力沒有變化，生產總額也沒有變化，不過那一定的生產額要變更它的形態罷了。較多部分的生產品要以必需品的形態而存在，而較少部分的生產品要以奢侈品的形態而存在；或者結局是同一的，就是較少部分用以交換外國的奢侈品，以其原來形態消費；或者還是同一的，就是較多部分的本國生產品用作交換外國的必需品，而不用做交換奢侈品。所以工資率普遍的增加，在市場價格一時的擾亂以後，不過發生利潤率普遍的下降，而各種商品底價格並沒有何種長久的變化。

如果有人說我上邊的議論假定全部盈餘工資都花在各種必需品上面，那我就回答說這是我所做的最有利於威斯頓氏底意見的假設。如果盈餘工資是在從前非工人所消耗的物品上面，他們購買力真正的增加，那就無需乎證明。可是，他們的購買力之增加既是僅從工資增加得來的，那末，這應該和資家購買力底減少恰恰相應。所以商品總需要就不會增加；不過組成這種需要底各部分要起變化罷了。一方

面的需要增加一定有別方面的需要減少和它相抵。因此總需要仍然是不變的，商品底市場價格也不能發生何種變化。

那末，你們就遇着這種難關：或者盈餘工資是一樣地花在一切消費品上，於是工人階級方面需要底擴大必定有資本家階級方面需要底縮小爲之抵償；或者盈餘工資只花在某幾種引起市場價格一時增漲的物品上，於是某幾項產業部門中利潤率上升和別項部門中利潤率下降，將引起資本和勞動在分配上的變化，直到供給增加到適應該項產業部門中增加的需要，又減少到適應別項產業部門中減少的需要，據一方面的假定，商品底價格將不發生變化。據另一方面假定，市場價格稍微變動之後，商品交換價值將回復到以前水平線的原狀。據這兩方面的假定，工資率普遍的上升所生之最終的結果不是別的，不過是利潤率普遍下降罷了。

威斯頓氏要激動你們的想像力，所以要求你們想一想英國農業工資從九先令一般增加至十八先令所要發生的種種困難。他喊道，試想一想必需品在需要上的大增加和必需品必然發生之驚人的漲價！農產物底價格美國雖低於英國，資本和勞動間一般的關係美國雖然與英國相同，每年的生產額美國雖然遠少於英國，但是你們現